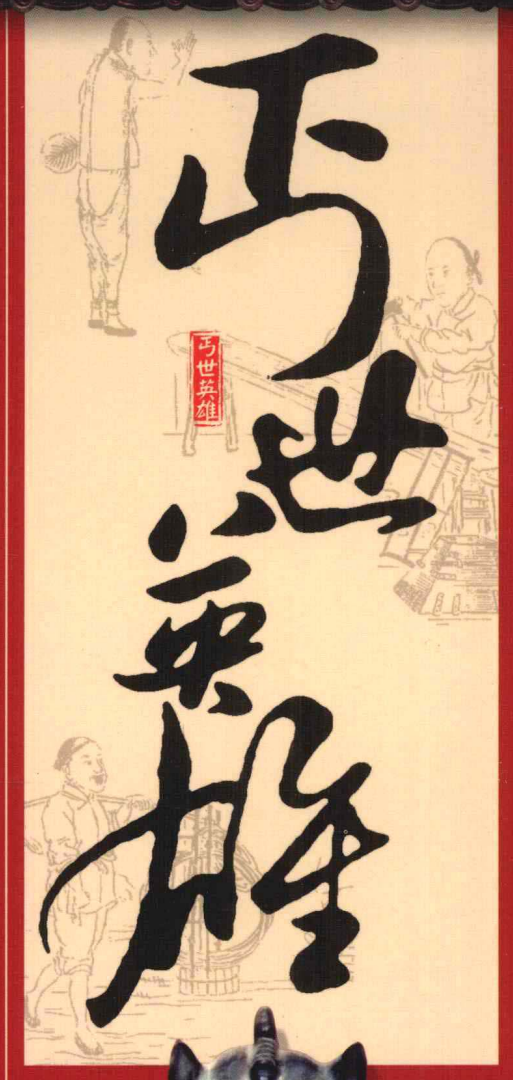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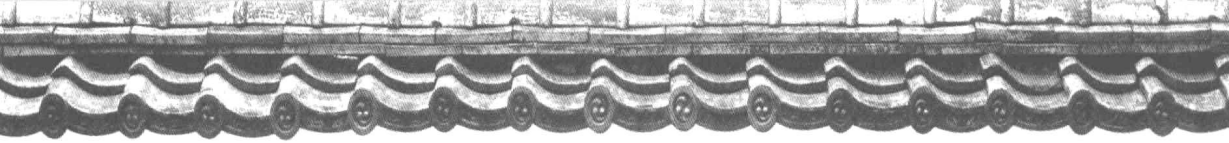


一个你没见过的民国
一个你没听过的丐帮
一段从乞儿到黑帮老大的个人奋斗史



宗利华◎著





丐世英雄



丐世英雄

GAI SHI YINGXIONG

宗利华◎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丐世英雄 / 宗利华著.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19-06816-8

I. ①丐… II. ①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308 号

监 制 彭庆国
策 划 刘少霞
责任编辑 刘少霞 曾蔚茹
美术编辑 梁殊萌
责任校对 林晓明 甘燕美 唐柳娜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99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6816-8/I·1267
定 价 24.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001	第一章	初入丐帮
020	第二章	英勇救主
037	第三章	苦尽甘来
054	第四章	羽翼渐丰
076	第五章	独闯匪窝
097	第六章	风云迭起
121	第七章	突生变故
142	第八章	再闯匪窝
164	第九章	功成名就
195	第十章	清除异己
224	第十一章	违心卖友
239	第十二章	舍生取义

第一章 初入丐帮

1

正是北方的冬日，雪花片片，漫天飘舞，天地间已是白茫茫一片。忽然，白花花的世界里冒出两个小黑点，沿着那条通往小镇子的官道，一晃一晃，越走越近。

原来是两个小叫花子。

接着，唧唧喳喳的说话声也随之传来。“六子哥，你说咱们今天能吃上肉包子吗？”问话的是后面那个小不点儿，戴一顶看不出颜色来的粗布棉帽，穿一件又长又大的花布旧棉袄，一直包到膝盖以下，脚上踏一双四处裂口的大棉鞋，幸亏被一根细铁丝捆绑着才没露出脚指头来，黑糊糊的脸上根本瞧不出五官。看个头，顶多八九岁。前面那个，个头略高，穿的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眼睛里透着一丝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劲儿。他说：“老天爷开眼的话，该让大爷吃顿好的啦！”那小的咧嘴一笑，突然扬起手中的棍子去敲打路边一棵小树，雪花簌簌地落了下来。

不一会儿，他俩就穿过城门，走到了这座名叫曰庄的小镇的石板街上。街上行人稀少，有几家店铺门口飘着几缕青烟。两个小叫花子来到一家烧饼铺子前，那个叫小六子的冲着卖烧饼的小伙计伸出一只脏兮兮的小手。小伙计抬头瞅他一眼，并不搭话，而是伸手指了指身后的墙。小六子大感不解，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纸，但他不识字，不知上头写着些什么。

“这个月的丐头钱，我们早就交过了。”小伙计有点不耐烦。

两个小叫花子面面相觑，摸不着头脑。

既然人家不给，他们也不再磨蹭。两人继续往前走，前面有一家灌汤包子铺。小六子身后那小家伙早就馋得口水直流，眼光一落在那笼屉上，便再也不肯挪开。这次可没让他俩失望，那小伙计掀开一个筐篾，拿出两个昨晚剩的冷包子递给他们。两人相视一笑，刚走两步，就急忙往嘴里塞。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小叫花子，一巴掌就把小六子手里的包子打掉在地，同时呵道：“喂！你俩小行子懂不懂规矩啊？”

小六子抬头一瞧，站在面前的这个小叫花子满脸灰黑，只露两只大眼睛。那一身穿着打扮跟自己也相差无几。小六子紧皱眉头，骂道：“大家都是要饭的，你他娘的神气个球啊？”

“哟呵，原来是粒生麦子啊！”那小叫花子立刻得意起来，拿手指了指地，“我跟你讲，这是大爷俺的地盘。”说着他转过头去，看那小不点已经把那包子咬下半口，眼睛一瞪：“给我吐出来！”

小六子慢慢握紧拳头：“你的地盘？放你娘的屁！你先叫这地盘一声，看它答应不答应？！”

“哟，想打架啊？”那小叫花子虚张声势地挽挽棉袄袖子，“老子最不怕的就是打架！”

那小叫花子的话音未落，却见小六子突然飞起一脚，蹬在他胸口上。小叫花子噤噤后退几步，扑通一屁股摔倒在地，两眼发直，有点晕头转向。

小六子迅速抬起左脚踏在那小叫花子的胸脯上，攥起右拳就朝他脸上揍去，一边打嘴里还一边骂：“狗娘养的！敢欺负老子！去！给俺把那包子捡起来！”

摔倒在地的小叫花子乖乖爬起来，却没去捡包子，而是撒腿就跑。跑出一段路，他才回过头来拿手指着小六子：“算你狠！臭小子，你等着！”然后一溜烟地去了。

“六子哥，咱们快跑！他肯定是去喊人了！”

“哼！小棍子，怕啥？在江湖上混靠的就是拳头。他娘的，整这副架势糊弄谁呀？咱见得多了！甭怕，你跟在哥身后。打架的时候，躲一边去。”小六子昂着头看一眼那小叫花子跑的方向，然后弯腰捡起那包子，只略略吹一下，就塞进嘴里，吞咽了下去。

不一会儿，果然看到一群小叫花子迎面跑来。那小棍子吓得变了脸色：

“坏事儿啦！哥，这下子想跑也跑不了了！”

小六子一看对方人多势众，立即扭头去寻找兵器。还真让他找到一根棍子。

为首的那个，就是刚才挨打的小叫花子，他伸手一指：“就是那俩狗崽子！”

另外几个小叫花子立即恶狠狠地扑上来，把小六子和小棍子两个围在了中间。

小六子双手紧紧握住那根棍子，瞪大眼睛，一声大吼：“狗娘养的，上来啊！”一副不要命的架势。周围那些小叫花子见状反倒不敢贸然进攻。就在这时，众人突然听到一声呵斥：“小兔子，冰溜子，你们这群小崽子在干吗？”

那帮小叫花子齐刷刷地扭过头去，肃然而立，嘴里都小声喊：“贺师傅！”

只见一个干巴的老头儿背着手，从大街中间走来，看着小六子和小棍子问：“你俩叫什么？从哪里来的？”

小棍子躲在小六子背后，颤声回答：“我叫小棍子，我哥叫小六子。”

小六子呵斥道：“别乱说话！”

老头笑笑：“你们好像不懂这里的规矩啊！”

小六子仍然紧紧握着棍子：“那好，你算是个大人，你来评评这个理。就是他，二话不说，上来就打掉俺要到的包子。这就是你们说的规矩？”

老头看着小兔子：“有这回事儿吗？”

小兔子低下头：“可是，他打了我。”

小六子大声说：“打你，是你欺负人之后，你活该！”

“天下要饭的都是一家。小兔子，你不该那样。平日里我怎么跟你们说的？人家初来乍到不懂规矩，你该主动告诉他们才是。”老头转身看着小六子，“所有在这里要饭的，都有一个家。你们想不想留下来？”

“要饭的还有家？”小六子觉得这老头很和气，渐渐放松警惕。

“那当然。”老头摸摸下巴，“而且，这个家还很大呢。”

小六子回头看看弟弟：“小棍子，想不想留下来？”

小棍子看着小六子：“我听你的。”

那老头哈哈大笑：“你们放心，留在这里，至少以后不会挨冻受饿，不会受人欺负。”

最后这句话，让小六子心里一暖。虽说他年龄小，可做叫花子的时间却不短，其间辛苦，体会颇深。他曾经连续三天三夜要不到东西吃，最后饿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他就是在那时碰到小棍子的。小棍子刚巧要到半片窝头，就掰开来塞到他嘴里，小六子这才没饿死。至于受欺负的事儿，对要饭的来说更是数不胜数。有一回，他到一户乡绅家要饭，那小少爷一身锦衣，正在逗弄一只小狗，居然唆使那只狗去咬小六子。小狗不动弹，乡绅儿子却一口咬定是小六子惊吓了他的狗。乡绅闻讯出来，不管三七二十一，指使家丁，逮住小六子就往死里打。乡绅叉着腰，站在一边瞧热闹，还恶狠狠地道：“不就是个臭要饭的嘛，打死扔到野外去喂狼！”

此时这老头如此和善，小六子反而觉得不好意思，刚才下手似乎重了些。他指了指小兔子：“可是，俺刚才打了他。”小兔子虽说鼻青脸肿，却也咧着嘴一笑：“不打不相识嘛，俺做的也不对。”

那老头点点头：“这就对啦。以后你们就是兄弟，要互相照顾。”说着，过来拍拍小六子的后脑勺。一帮人就沿着街道向前走。

一路上，有好多人和老头打招呼。

“老六，出来晒晒啊？”

“老六，今儿没去翠花楼？”说着，那人一脸坏笑。

老头分别同他们打招呼，开玩笑。小六子慢慢琢磨过来，这瘦老头原来叫贺老六。他好像挺有人缘的，大家都认得他。

一群人跟着贺老六穿过几条胡同，来到一处破败的宅院，门口有块旧匾，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铁枪庙”。一进院子，就看到一排青砖青瓦的房子，虽然破旧，却是古色古香。院子里放羊似的站着好些小叫花子，穿着五颜六色的破布衣服，看上去怪异无比。这些小叫花子也不管天寒地冻，只愿在雪地里疯玩，但一见贺老六，就都停了下来。

贺老六站住，对小六子说：“今儿雪大，大伙儿就没出去。要是在平日，院子里可没这么热闹。先让小兔子带你俩找地方住下，等会儿过来，听我慢慢给你们讲规矩。”

小六子答应着。小兔子和冰溜子过来，一人牵一个往前走。贺老六捻着

胡须，微笑着点点头。他觉得挺奇怪，自己第一次见这小六子，居然就有点喜欢这小家伙。“我是老六，他是小六。小兔崽子，看来是缘分哪。”

这边，小兔子边走边说：“你他妈下手可真是狠！”

小六子笑笑：“对不起啊兄弟。谁叫你那么势利眼？俺可好几天没吃到肉包子了，好不容易要到一个。”说完，两人都笑了。

小六子跟着小兔子进入一间大屋，只见里面靠墙排满了床铺，不过是一些干草上胡乱摆些破旧被褥。里面依然闹哄哄的，有好多小叫花子。大家都穿得十分破烂。其中一个，棉袄袖子裂开了，露着半截膀子。另一个穿条大棉裤，屁股上蹭破了，露出脏兮兮的棉花来，似乎还能看到里面的白屁股。这两小叫花子一前一后在屋子里乱跑，前面那个终于被后面那个抓住，摁在了身子底下，众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小六子和小棍子觉得挺高兴，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

住在里面的第一个晚上，小六子和小棍子都觉得非常舒坦。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居然就觉不出特别的冷了。第二天清晨，睡梦中，小六子感觉有人从他头顶跨了过去，站在门口哗啦啦撒尿。

原来，平日里这些小叫花子雷打不动分头出去讨饭，遇到下雨或者大雪封门等恶劣天气，就由当家的统一提供饭菜。小叫花子们都有各自的讨饭区域，分工非常明确。讨到的饭菜除了自己填饱肚子，其余的统一要上缴，以照顾没讨到饭食或者生病的同伴。

过了几天，小六子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这个乞丐组织名叫“丐帮”，大首领叫韩驱虎，大伙儿都喊他“当家的”。丐帮内部分工明确，除了这支童丐军，另外几路都是成人或老人。

一路被称作死捻子，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叫花子。那里头又有“花搭子”、“武搭子”、“叫街的”三种。所谓花搭子，就是拿着快板，唱数来宝乞讨。当然，有的也会唱地方小戏，唱吕剧、周姑子戏。说快板的，用牛胯骨做板，叫做萨拉棒，用竹板的叫萨棒子。有的在竹板上再加一个小钹儿，叫萨拉鸡。早晨起来，包子铺刚开张，这类乞丐就到了，呱嗒呱嗒的声音一起，他就唱：“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开门我来到。掌柜的包子大又好，吃上它十个也饱不了。”

什么叫武搭子？这也好辨认，大街上走来一个叫花子，站到一家门

口，摊开手跟你乞讨。假如你不给，他掏出块砖头，或拿出一根棍子，朝着自己额头就是一家伙，马上血流满面。大家出于同情，一般会赶紧打发他一走了事。

至于叫街的，就是一些瘸老病瞎的残疾乞丐，他们专门在庙会上或者闹市区乞讨。

另一路是活捻子，严格来说，这些人不算乞丐。他们并不靠讨要东西过日子。这些人大多数身体无残疾，腿脚利索，体力也好。活捻子内部分工很细。比如，有一帮“坐方”乞丐，在丐帮内部称作“炮手”。只要遇到哪家有红白喜事，他们就去蹭活儿，放炮、打扫卫生、当下手，主人家当然得给赏钱。慢慢地，这帮人反倒变成丐帮的主流。方圆一带，谁家里有大事，不请他们是行不通的。办喜事的时候一般会有几个丐帮的人凑来，如果主人稍稍怠慢，那就肯定会坏事。一会儿工夫，招呼来一大群乞丐，吃的吃，拿的拿，抢的抢，砸的砸，让你哭笑不得，还要赶紧找中间人去丐帮当家的那里说和。等到那时候，给的赏钱就要多出好多倍。

这几路人马分别都有首领，叫做篓子头。当家的下面，是篓子头。篓子头下面，便是普通乞丐。贺老六是负责小乞丐的篓子头。也就是说，整个丐帮里的小乞丐队伍，就由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来管理。

了解这些情况后，小六子不由得对未曾见面的当家的韩驱虎有一分崇拜。能够管着这么一大帮子要饭的，那肯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2

天刚蒙蒙亮，贺老六就领着小六子站在了当家的韩驱虎家的大门口。

这时节，还没到三九，西北风就已经刮得一阵紧似一阵，夹杂着盐粒一样的雪花，肆无忌惮地袭击这个小镇子。小六子把手藏进四处裂开花的大棉袄袖子里，脑袋缩到胸前，嘴里哈着气，眼珠子却滴溜溜一个劲乱转。贺老六鼻子上挂着一粒小水珠，恶狠狠地抬起头来骂了一句：“狗日的鬼天气！”就听见大门吱的一响，管家韩瘸子的大脑壳露了出来。

“嗨，老六啊，这是哪家女人给你生的小猴崽子？”

“放屁！你个臭瘸子！想女人想疯啦？”

“我是不行啦！倒是你贺老六，还能疯几年。”

两人嘿嘿一阵笑。

“当家的起来了吗？”老六问。

“早就起来啦！你知道他老人家的习惯。打了一阵太极拳，回上屋抽大烟去了。”韩瘸子一边跺着脚，一边说。他是天津人，说话的时候舌头好像卷着一样。

“那麻烦您老给通报一下，就说老六把那孩子给带来了。”

这时候，小六子的视线落在门口旁边那尊石狮子身上。他曾在许多人家门前见过这玩意儿。有一回，被主人家的狗撵出来后，多亏他像猴子一样爬到大狮子身上，才躲过了那一劫。没想到当家的大门口也立着俩大石狮子。

不一会儿，韩瘸子再次冒了出来，冲两人打个手势。老六回头打量一眼小六子，眼睛突然瞪得老大。小六子不解。贺老六对他喝道：“把手垂下来！见了当家的，要懂规矩。”

小六子麻利地把手从袖里抽出，垂到腿侧，跟在贺老六屁股后头往里边走。院子很大，东西北三面都有房。三个人不说话前后走着，显得院子很空、很静。

他们径直走向上房，还没走到门口，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小六子突然觉得有点怕。他在想，不知道这当家的是一副什么样子。

大厅很宽阔。正对着门口摆着一张黑里透红的八仙桌，两边各置太师椅一把。一个身材短小、肥头大耳的老头，正斜着身子，嘴巴往支在桌上的大烟杆上凑，吸一口，眉头皱紧，嘴里吸溜作响，接着全身关节慢慢开始动，最后长长地舒出一口气。老头面前摆着一个火盆，炭火红红的，整个屋子里让人感觉很暖和。

贺老六等老头把那口气舒完，这才弯腰上前一步：“当家的，这就是前几天我跟您提起的那孩子。另一个生病了，我改天再给您带来。”

当家的目光先从小六子张着鳄鱼嘴的大棉鞋开始，然后，满是补丁的棉裤、油光发亮的棉袄、乌黑皴裂的小手，这才滑到脸上，最后在眼睛处定格。小六子和他对视一眼，只觉得一股冷气从裤管直升上来，于是赶紧低头。

看起来，当家的对小六子还算满意。他打个呵欠，说：“一对眼珠子倒是蛮精神的。”

贺老六好像浑身放松下来。

当家的问小六子：“你叫啥名儿？”

贺老六赶忙回身，拿眼睛剜了小六子一眼。

小六子忙低声说：“他们都喊我小六子。”说着，举起左手，“俺这手上有六根手指头。”

当家的“哦”了一声，点点头，然后站起身来，指着八仙桌上方的一幅画像：“知道这是谁吗？”

小六子抬起头来，只见画像上那人慈眉善目、面带微笑，是个古代人的样子。小六子哪里知道他是谁，于是连连摇头。

“这是咱们的祖师爷，春秋时期的名士范丹。你以后不光得记着这名字，而且得记牢了。想当年啊，孔老夫子家里绝粮，吃不上饭，就打发他的徒弟子路去咱祖师爷家借粮食。祖师爷就问他，世上什么多，什么少？什么欢喜，什么恼？子路回答不上来，只好空着一双手回去了。孔子听了子路的话以后，笑了笑，又派他另一个徒弟颜回去。祖师爷还是问那个问题。颜回回答说，世上人多君子少，借时欢喜要时恼。于是，祖师爷借给颜回米面各一袋。颜回回去以后，哗啦一下，倒出一座米山和一座面山来。孔子就对祖师爷说，我欠你的粮食，由我的弟子来还。以后，凡是门口贴对联的，你的弟子都可进去讨债。所以，咱们去要饭不是求人家施舍，而是跟他们要账。记住了吗？”

小六子听得是云里雾里，头一回听说要饭还这么理直气壮。

当家的吩咐韩瘸子：“我看这小猴崽子怪机灵的。既然投到咱门上，就留下他吧。”韩瘸子低着头说：“当家的您是菩萨心肠。”边说，边小心翼翼从旁边捧过一根上红下黑的杆儿来，摆在地上，又转身斟一壶酒来，却并不取酒盅。

小六子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也不敢问。只见当家的在杆儿后面席地而坐。贺老六、韩瘸子挨在两侧坐下，三个人轮流双手抱壶各自喝了一口。然后，贺老六招呼小六子：“跪下！”

小六子顺从地在杆儿这侧跪下。他这才明白过来，这是开始拜杆儿的仪式。

贺老六再次吩咐：“给当家的磕三个响头。”

小六子按吩咐在地上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这才被允许站起来，然后接过那个酒壶，在杆儿周围浇一圈。当家的目光一直就没离开过小六子，见他这套动作完成得甚是干净利落，自始至终十分沉着冷静，就知道贺老六已调教过他。当家的站起来，拍拍小六子的后脑勺：“以后，你就是捻子上的人啦。记着，老六是你的引师，瘸子是你的明师。打明儿起，先跟着老六学春典，再慢慢跟着学规矩。”

小六子低头答了一声：“嗯。”

当家的打个哈欠，突然问：“你多大啦？”

“十五。”

“家里头还有别人吗？”

“没了，俺从小就不知爹娘是谁。”

当家的摇摇头，叹口气，然后挥了挥手。

贺老六就带着小六子从大厅出来。两人都放下心来。在院子里，小六子蹦蹦跳跳撵上走在前头的贺老六，说：“干爹，当家的这人脾气不算坏。”从认识小六子那天起，贺老六就有点喜欢这个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孩子。小六子也乖巧伶俐，跟贺老六熟悉之后，就主动要求：“以后俺喊你干爹好不好？”贺老六抚摸一下他的头，一笑，脸上的皱纹像菊花一样绽放：“那当然好，我贺老六活了大半辈子了，连个女人都没有，倒半路冒出个干儿子。只是，在人前千万别这么喊我。”

贺老六回头一笑：“小兔崽子，你这是赶上他心情好。我可告诉你，入了这一行，以后就得按规矩来，你要是想三想四，当家的发起火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说扭你的脑袋，咔嚓，你的小命可就没啦！”贺老六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很夸张的动作。小六子吐吐舌头，没再搭腔。

在院子里走着，小六子莫名其妙感到兴奋，没想到自己跑了这么多地方，竟然在这里加入了丐帮。就在这时，迎面走来一个小姑娘，身上衣服虽说有点破旧，但挺干净，不像小六子的衣服，灰尘、油污甚至鼻涕渍随处可见。

小姑娘见到贺老六，低头一笑：“贺师傅，今儿这么早？”

贺老六“嗯”了一声，并不给小六子介绍。那小姑娘经过小六子时，两只大眼睛紧盯着小六子。小六子想起从前和小孩子玩瞪眼的游戏，索性也瞪

大眼睛看着那小姑娘。他一边退，一边看，冷不防后脑勺撞到一棵树上。小姑娘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来，赶紧拿手捂着嘴向前跑去。

小六子一边摸着后脑勺，一边撵上刚跨出大门的贺老六：“她是谁啊？”

“她叫小翠。当家的夫人屋里的丫头。”

小六子惊讶地叫了一声，然后小心翼翼地问：“咱们要饭的，咋会这么有钱？”

贺老六嘿嘿一笑，把弓一样的腰直了直，指着面前的那条长街说：“瞧见这街上有什么？”小六子还是很困惑。这街上会有什么？除了早晨起来张罗着卖油条烧饼等各类早点的，还有当铺、酒肆、古董店等等。他昨天还注意到街道的繁华地段有个翠花楼。小六子也算老江湖了，知道那是妓院。可这些和要饭的有什么关系？

“慢慢你就知道啦。”贺老六笑着说。

“原来，要饭的也可以有夫人、丫鬟。”小六子自言自语。

贺老六回过头来，看他一眼，笑道：“当家的还有个二姨太呢！今天你还没见到。”小六子再次吐了吐舌头。

3

不几天，小六子便明白了更多的门道，而且他学春典也学得飞快。所谓春典，就是江湖黑话。比如说，阳、墨、道、妾，指的是南、北、东、西四个方向；从一到十十个数字，分别叫柳、月、望、在、中、神、兴、张、爰、居。那天小兔子说的“生麦子”，是指“生人，不懂门道的人”。而那个小棍子，费了好大工夫学这些黑话，却怎么也学不会。

小六子明白许多事后，慢慢萌生出一个念头：“我一定要做个篓子头，最好还是活捻子的篓子头。那该有多威风啊！”这天，小六子躺在地铺上，身边是小兔子、小棍子和冰溜子。小六子想着想着，不由得扑哧一声笑出来。

小兔子刚出去撒了泡尿回来，提着裤子问小六子：“你傻乎乎地笑什么呢？”

小六子拉他蹲下，说：“你们想不想做篓子头？”

小兔子顿时脸色煞白。他紧张地四下张望一番，然后快速躺下来，凑到

小六子耳朵边说：“你不要狗命啦？这种话以后烂在肚子里，可千万别说出来！最好连这念头也别有！”冰溜子也扭过头，瞪着眼睛悄声说：“你想变成残废吗？”

原来，曾经有个小叫花子说错了话，不知怎的，竟传到了当家的耳朵里。有一天，当家的出现在了铁枪庙，身后跟着几条汉子。当家的脸上带着笑容，问：“说那话的，是哪个小狗日的？”那小孩子还不知咋回事儿呢，就被揪着耳朵拖了出来。当家的吩咐：“把所有人都给我喊出来！”然后，问那小乞丐：“听说你想当婆子头？”小乞丐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如同捣蒜般连连磕头。当家的站起来，脸上仍笑着，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按规矩办！”话音刚落，两个成年乞丐就像抓小鸡一样把那小乞丐提了起来。小乞丐脸色惨白，傻愣愣地看着自己的手被放到一块石板上。然后有一个成年乞丐提来一把锤子，狠狠地敲向小乞丐的手指。

小兔子描述到这里，似乎仍然心有余悸：“你想都想不到，那叫喊声有多么惨人！一连好几天晚上，我老是做噩梦。”

小六子不禁浑身哆嗦一下，他悄悄说：“你们可千万替我保密，我是说着玩儿的。”小兔子说：“以后千万别说这种话！咱这里头帮着传话的、给人穿小鞋的，啥人都有！”

过了几天，小六子悄悄把小兔子和冰溜子拉到一边，从怀里掏出四个火烧给每人递两个：“这是我孝敬你俩的。”小兔子和冰溜子犹豫了一下，这才接过去，狼吞虎咽起来。吃完，小兔子拍拍小六子肩膀：“你放心，那个事儿就咱们四个知道。”

从那以后，小六子就经常悄悄贿赂这两个小乞丐，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堵住他们的嘴。另一方面小六子还想拉拢这两个人，说不定以后会对他有帮助呢！

在街上讨饭也有门道。凡门上贴着一张白纸，上书“丐帮月例”几个字的，说明人家已经缴过丐头钱了，就不能再讨了。再有，每个小叫花子都有自己的讨饭区，不能到别人的地盘上去。待了一阵子，小六子就明白了，在丐帮里，这帮小叫花子是最没地位的。有时候，活捻子里的叫花子碰到他们，是伸手就打。那些人在别处受了气，就拿这些小叫花子来出气。

这一天，小六子刚想上街讨饭，贺老六忽然把他叫住：“小六儿，今天

安排你去做一件事，要干得利索一点。”

小六子擦一把鼻涕，快速跑到贺老六跟前，弯腰站着。贺老六把他拉到一边：“你以前听说过偷名儿这档子事吗？”

小六子摇头：“干爹，我没听说过。”

“镇东头有个王铁匠，你认识吧？他家里有个闺女，整天病恹恹的，不知糟蹋了多少中药，一直就不见好。前几天，他找来一个算命先生一算，说那女孩儿名字起得不好，犯忌。要想把病根除去，得去借一大户人家的小姐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去偷。”

在当地，改名字冲灾消难有很多办法。一种叫撞名，就是大清早在道上候着，撞到第几个人是贵人，就认贵人做干亲，让那贵人给取名。另一种叫偷名，就是去偷大户人家孩子的名字，沾点人家的富贵气。

“这名儿也能偷来？”小六子抬起头，迷惑不解。

“当然不是偷人家的名儿，是要你去大户人家拿回一只碗或者一双筷子。”

小六子恍然大悟：“意思是让我去给他们偷？”

贺老六点点头：“做这事的难处还在于，你要明目张胆让人家知道你偷走了东西。最好，还要让人家打你骂你。如果悄没声儿地偷来，那没用。但如果让那大户人家知道了你偷碗的目的，也是白费工夫。”

小六子摸了摸后脑勺。

“要不人家怎么会花钱雇咱们呢？就因为咱要饭的顺手偷个碗偷双筷子，不算什么蹊跷事儿。”

“没问题！”小六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你让俺上谁家拿碗？”

“镇子上最富的，就数古董店的王掌柜啦。他有个姑娘，叫文轩。记住，你把碗拿到手以后，再待一会儿，但不能久留，然后就直接跑到王铁匠家里。那家子人都在屋里候着。你一进门就说，文轩来喽！然后，把碗或者筷子递给王铁匠，这事就成了。”

小六子心想，不就是拿一只碗吗？这在以前讨饭的时候，又不是没有干过，趁着主人不注意顺手牵羊的事儿，他也曾干过哩。

古董店老板王子曰是曰庄小镇上的奇人。此人骨瘦如柴，小眼睛，小脑袋，戴一副金边小眼镜。平日里，在街上脸孔板得像是被刀削过，遇见有人

同他打招呼，他都只是稍微点一下头。即使碰到官场的人，也是如此。他有两大奇处，一是精通象棋，方圆一带，从未遇到对手，另一个就是他鉴定古玩的本事。据说，许多北京城天津卫的玩家都千里迢迢慕名而来，请他支着儿。只需他打眼一瞅，就知道是贗是真。靠着这手本事，他理所当然就成了小镇首富。据说，他在乡下置了不少田园林地，雇了好多人替他打理着。

小六子知道，要进王掌柜家，走大门不大可能。于是，就想从他家的后门墙边偷偷溜进去。小六子知道，凡大户人家，必有后院后门可走的。谁知道，那里竟是铁将军把门。

小六子正要回头，却听见那门吱的一响，从里面走出两个人来。前面一个仆人打扮，后面却是个小姑娘。只听那仆人模样的男子说：“小姐，咱可说好，就在门口玩一会儿，马上回去。要是让老爷太太看到，他们会骂我的。”

小姑娘欢呼一声，跑出门来，说：“有我呢，你怕什么？”

那小姑娘梳两个羊角小辫，圆脸，一身鲜艳服饰。

小六子想，这难道就是文轩那小丫头？他正寻思如何从这门口进去，却听那男仆喝问：“哪来的小叫花子？滚一边去！”

小姑娘歪头看小六子一眼，回头说：“那是个小哥哥啊，你咋对他这么凶？”

这话让小六子立刻对她充满了好感，他瞪一眼那个男仆，然后对着那小姑娘说：“你是不是叫文轩？”

“噢？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俺当然知道。你长得真俊啊！”

小姑娘开心地笑起来：“想不想跟我一起玩？”

那仆人说：“小姐，他是个小叫花子，咱不跟他玩。”

“不嘛，我就要跟他一起玩，你管不着！”

男仆瞪了小六子一眼，小六子对他伸伸舌头，这动作又把文轩逗乐了。她跑过来，伸手就去抓小六子的手。小六子一看，她的小手白净细腻，而自己的手像是捞过软枣的叉子，灰尘泥垢多少天没清理干净，再加上被冻得裂了好多道道，顿时觉得不好意思，就把手抽了回来。可是，他对这小姑娘的好感又深了一层。